

和平戰線文叢



劉北汜著

拿紅旗的人



和平戰綫文叢

拿紅旗的人

劉北汜著

第六頁至第三十頁

編號0011—1003號

出版者：新華書店

地址：重慶市中二路

電話：二二二 電報掛號：二二二

印刷者：新華書店

大光書局印行

和平戰綫文叢

7

一九五三年五月六版

上海 達8001—11000冊

工人出版社
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
總110 36開 86面 4,2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前記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到五月下旬，我在朝鮮進行了三個半月的採訪工作，除了通訊外，並根據看到的或聽到的材料寫了些短文，拍了些照片。

二月初的朝鮮，天氣還很冷，到處是冰雪，地凍了，河也凍了，但就在這樣的冷天氣裏，在深山密林中，在城市裏或農村間，到處我都能看到戰鬥的朝鮮人民堅持在各個不同的工作崗位上，投身於火熱的反侵略鬥爭中。他們熱愛祖國，他們果敢而且堅強。他們是那樣對國家、對人民充滿了熱愛的信念，是那樣忘我的工作，勇敢的戰鬥，他們的笑和歌聲是那樣的豪闊和雄壯，是那樣的充滿了戰鬥的樂觀主義精神，和我人民志願軍戰士相處時，是如此的充滿着崇高的國際主義的戰鬥友誼，這些，使我在朝鮮工作的短短的幾個月中，深深得到鼓舞，受到感

染。

這幾個月裏，從鴨綠江邊到「三八」線，從城市到鄉村，我看到的就是這樣堅定不移的民族，這樣的偉大的民族是任何侵略者都不能降服的！

千千萬萬的朝鮮人民都在戰鬥着，美國侵略軍妄想以強暴手段降服朝鮮人民，只是狂妄的夢想而已，失敗的將是侵略者自己！

劉北記一九五一年十月

目次

前記

第一輯

自衛隊員·····	三
新屋的主人·····	五
勞動黨員之子·····	七
母與子·····	一〇
金學世一家人·····	一三
女決死隊員·····	一五

拿紅旗的人.....	一九
巡路的女性.....	二三
『我們是不屈的人民！』.....	二六

第二輯

朝鮮戰地攝影十二幅.....	三一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輯

炸不斷的橋.....	四七
貧農金石貴和他的戰友.....	四九
智慧的鬥爭.....	五一
撞車.....	五四

『沒有別的旗！』	五六
礦山少年	五八
戰士和村民	六一
爲了工廠	六四
一百五十名愛國者	六六
孩子的遺書	六九

第一輯

自衛隊員

進入朝鮮後的第一天，我們來到新安州車站附近的平場上。夜很冷，我們緊裹着大衣站在風裏。平場上是一片冰雪。藉着雪的反光，我們看得出不遠的車站大樓被炸後依然屹立着的殘垣斷壁，聳立在黑夜的半空，標幟着這個大城受到的災難。除了牠，車站上再難看到什麼了。從戰爭開始到現在，敵機就無時不在蓄意破壞這個城市在鐵路交通上的作用。就在我們到來之前，在白天，敵機還到這個車站上空來掃射過。

有些亂鐵絲絆到我們的腳上。電線在風裏嗚嗚發響。

一個黑影踏破碎冰，突然閃到我們眼前。

『誰？』黑影大聲喊，跟着扭動了一下槍機。兩分鐘之後我們便弄明白了：

一位自衛隊員正在值崗放哨。

『每天都放哨麼？』

『每天！』

我們並排站在那裏。相隔一里路的河對面的山坡上有一盞燈亮了起來，慢慢向下移，忽然又上了山坡，停在那裏，正好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。

『我去看看！』自衛隊員說，衝進黑暗中。十多分鐘之後他回來了，告訴我們：『有人在那裏修電線。白天美帝飛機來掃射時打斷了。』

我們走開時，正趕上美帝飛機在不遠的公路上丟閃光彈，亮光一閃，這時我們才把這位朝鮮自衛隊員看清楚：身材高大，寬寬的肩膀，帶着狗皮帽子，腰上繫着一條粗粗的布帶。他站在那裏，緊握着槍，正面向着敵機投下閃光彈的地方，以無比的堅定和英勇守衛着祖國的土地……

新屋的主人

我們在深夜時被領到一家朝鮮老大爺家中去住宿。

二里路外是火車站，一再遭受過美機的破壞，另一側，是城市，也早已在美李匪幫撤退時被破壞了。我們冒着夾有雪花的風爬上冰凍的山坡，來到這位老大爺的家的時候，出於我們意料，他正端正的盤腿坐在炕上，守着一盆火，正在諦聽遠處橫空掠過的敵機聲音，兩眼亮亮的，瘦小的身材，灰色的袍子顯得特別寬大。

陪我們來找房子的同志告訴我們：『這個老大爺以前是個貧農，土改後分到了地，生活好起來，發了家，這才蓋起新房子。現在他家人都逃難走了，只他自已留下來，因為他參加了自衛隊，每天要站崗放哨，防備敵機的空襲。』

果然，房子是我們一路上看到的房子中間最新的，藍花紙糊的天花板，粉刷

平整的牆，炕上糊着厚牛皮紙，天花板中央懸着絕了電源的電燈。

我們七八個人一齊擠進他的小屋子。我們圍了他坐着，一齊靜下來，聽到正從半空飛過的敵機發出隆隆響聲。

『美國兵來過？』同志們問他，他連點幾下頭，接着伸出拳頭，向前揮了兩下，口中喃喃着低聲罵了幾句。顯然，一提起侵略兵他就激憤了。

清早四時，我們起身要走了。但他已早於我們坐起來，而且從菜缸裏撈出一棵大酸菜，放在木盆中，旁邊放了把菜刀。一見我們起來，他就熱誠的比劃着，讓我們吃他的酸菜。他眼色更亮了，看得出來，這是一種由衷的歡迎我們這些遠自中國來的客人的熱誠。

『你也吃吧！』同志們說。把我們燒好的粥爲他盛了一大碗。

直到臨走之前，我們再沒有說什麼，但大家都禁不住的感到：我們是在一個最熟識的朋友家裏，毫不陌生，語言隔閡又算得了什麼呢。

勞動黨員之子

黎明五時，我們進了山腳下一個村莊。我們很快被介紹到村農民同盟委員的家裏。這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，身體健壯。他站起來，讓我們在炕上坐下，同時把他的兒子招呼出來。

他兒子是村朝蘇友好協會的會長，人很年青，也很健壯，會寫中國字，卻不會說，於是我們進行了筆談。許多婦女和小孩這時已聚到門外，一邊低聲指點着：

『中國撒拉密（人）！』

『若是幾個美國兵在我們屋裏，不要說沒人敢闖過來看，全村子人早都跑空了！』他告訴我們，同時把這話對屋外的人說了一遍。大家都笑了。

『美國兵在這裏殺過不少勞動黨員。』他說：『有一對夫婦都是勞動黨員，

都被殺，家裏現在只剩了三個小孩。」

由他們率領，我們隨後就去看了這三個小孩。最大的一個名叫崔玉順，一聽到農民同盟委員長的叫聲，立刻就走出來。那些先前圍聚在一起的人也跟了過來，在崔玉順門前，緊緊把我們幾個人圍在中間。

『頂好！』一個朝鮮老大娘在我身邊伸出大姆指誇獎崔玉順。

崔玉順只顧忙着和大家招呼了，沒有注意到老大娘在誇獎他。他向大家笑着，眼睛大而明亮，黑紅的臉孔，人是異常的結實。

『才十六歲！』那位老大娘又在我身邊說了一句。

這是二月初，但他和他的兩個兄弟已在積極準備春耕了，種籽已備好，牛也租好了。

『你們怕麼？』一位同伴問。他立刻瞪大眼睛，臉漲得通紅，微微口吃的分辨道：『怕什麼？我什麼都不怕！美國兵和李承晚那個傀儡若再敢侵犯我，我

就和他們拚！」

他站在人羣中間，更加的激動起來，不時因為激奮而揮動他的皮膚粗糙的拳頭。他講得異常明快，以致翻譯同志不能及時而又完整的把他的話傳達出來。

「我們人就這樣堅強。你看，他決心有多大！」高大的農民同盟委員長慢吞吞的把這句話講了兩遍。